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全耀基

茶花

十二月花神 忠誠溫厚
二程檢製十二月花之



二〇二五年 十二月號

特稿：談 Chinese Thirdspace

——專訪劉劍梅教授／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穿雨巷、耀香江的璀璨星座

——紀念抗日愛國志士戴望舒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姜雲飛、張智慧

文化綠蔭：女性藝術家的「身臨夢境」／文潔華

無意之得／朱少璋

萬花筒：再遇「彼得草」／劉偉成

學苑春秋：情



木雕 民間工藝

青霞園地

圖 林青霞
文 大王

廣袤天地

天地相接

相接處是我未抵達的遠方

遠方有丁達爾效應賜予神光

神光洗淨我的靈魂

靈魂在廣袤天地間徜徉



試談「第三空間」與「中性文化價值」

潘振明

當哈佛學者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間」理論，遇上劉劍梅教授筆下的中國現代思想史，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套學術話語，更是一種在高度極化世界中生存的智慧。所謂「第三空間」，並非一個物理地點，而是一個思想的「間隙性場域」。它拒絕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擁抱混雜、協商與動態生成，旨在超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博弈，開闢一個容納異質思想的公共領域。

劉劍梅教授在其著作中，將金庸先生定位為「更偏向傳統價值」，與「第三空間」不盡一致。然而，我們或可從另一個視角解讀：金庸先生作為《明報月刊》的創辦人，其所秉持的「有容乃大」辦刊方針，恰恰是「第三空間」精神在公共領域的成功實踐。

「有容乃大」——這份胸襟與氣度，正是「第三空間」的核心。它要求超越黨同伐異的狹隘，在左右意識形態的夾縫中，堅持獨立發聲，容納不同聲音的對話。當年的《明報月刊》，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樣一個狀態、開放的言論場域，它力求客觀、理性，在非黑即白的對立中，尋找一種包容的「兼存」邏輯。這並非放棄立場的「騎牆」，而是深知真理愈辯愈明，須在複雜與矛盾中把握平衡的智慧。這也正是本人主編《明報月刊》時所強調的「文化中性价值」，此與李澤厚先生所揭櫫的「度」、與中國傳統「和而不同」的哲學，一脈相承。

「文化中性价值」，其精神內核正與此「第三空間」及「有容乃大」的理念深度契合。要知道，作為社會公器的傳媒不應是任何單一意識形態的傳聲筒。我們致力於打造的，正是一個開放的思想平台。在這裏，我們鼓勵來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觀點的聲音進行建設性的碰撞；我們推崇的並非空洞的「價值中立」，而是對多元價值的尊重、理解與包容。

從霍米·巴巴的理論，到金庸「有容乃大」的實踐，再到劉再復先生「『第三空間』越廣，社會就越和平、自由和多元」的期許，這條脈絡清晰地指向同一種價值追求。在今日這個資訊爆炸、觀點撕裂的時代，守護並拓展這片思想的「第三空間」，是一家具有堅定理念的媒體作為現代社會「中流砥柱」不容推卻的使命。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號 總三十一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試談「第三空間」與「中性文化價值」

特稿

3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談 *Chinese Thirdspace*——專訪劉劍梅教授

8 姜雲飛 穿雨巷、耀香江的璀璨星座

張智慧 | 紀念抗日愛國志士戴望舒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文化綠蔭

1 文潔華 女性藝術家的「身臨夢境」

1 4 朱少璋 無意之得

1 5 林中英 市聲中的南音

1 6 黃秀蓮 滴滴答答隨夢去

1 7 唐睿 和子與山手町

8



萬花筒

1 9 劉偉成 再遇「彼得草」

2 3 呂牧昀 記錄整理 文心傳宵眇 詩教尚溫柔

——陳焯舜論香港學者何敬羣及其詩學

2 6 黃冠麟 大人物「三事交策香港記憶」——《字旅憶相逢》書評

2 8 徐漢洲、遠禾、肖隆東、胡見宇、李志鵬、古漢新、黃岡 莞邑詩歌專輯

1 8 黃坤堯 八月八日《詩學瓊瑰》新書發布四首

2 2 莫雲漢 楊振寧逝世，賦詩以悼

2 7 娜兒 不是涼風吹過境

學苑春秋

3 3 潘銘基、吳俊賢、林嘉穎 「師說師文」情

3 6 王飛翔、謝坤泓、宋之子、廖晉毅 「學府點滴」情

3 9 新書訊

封面內頁

圖 林青霞 青霞園地

封底內頁

文 大王 名家手跡（金庸）

封底

詩、畫 印象 起來歌唱吧 我的天使

16





特稿

特稿

著名學者、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劉劍梅推出新著 *Chinese Thirdspace: The Paradox of Moderate Politics, 1946-2020*，探討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兩極之間開闢出新的空間，以實現更大的開放性、多樣性和多元化。這本跨學科著作內容廣泛、理論豐富，展現了第三空間在現代中國思想史、政治、哲學、文學、美學、藝術和電影領域中的關鍵作用。就此，本刊特約記者近月與劉教授進行了筆訪，細談「第三空間」的脈絡與意義，並就一些見解作深入剖析。

——編者

談 *Chinese Thirdspace* ——專訪劉劍梅教授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
劉劍梅。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大作 *Chinese Thirdspace: The Paradox of Moderate Politics, 1946-2020*（以下稱 *Chinese Thirdspace*）主要以「第三空間」為切入點，探討中國當代文學與社會思想之間的關係。第三空間這概念由哈佛大學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教授提出，能請您為讀者談談這概念在學界的影響嗎？第三空間跟烏托邦、異托邦等概念有什麼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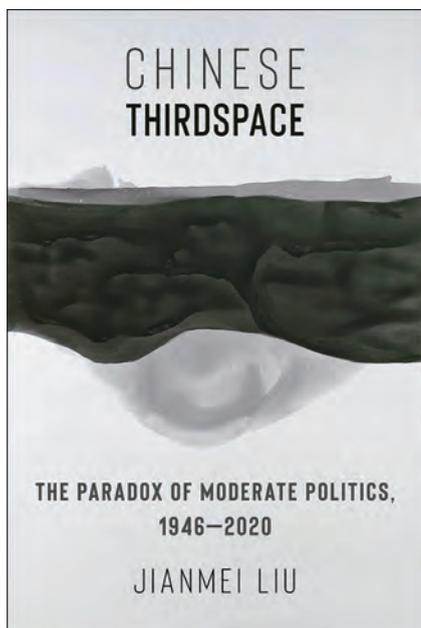
劉劍梅（以下簡稱「劉」）：霍米·巴巴提出「第三空間」是文化意義協商的「間隙性場域」，挑戰了本質主義的二元對立（如殖民者／被殖民者、自我／他者）。這種強調「混雜性」（hybridity）和「曖昧性」（ambivalence）的觀點，推動後殖民研究從「抵抗／壓迫」的二元對立的僵化框架，轉向對文化翻譯過程中動態權力關係的分析。當然也有學者批評他的「第三空間」理論忽略了殖民經濟剝削、階級不平等、資源分配等物質現實，將抵抗簡化為符號層面的「戲擬」（mimicry），由此淡化真實暴力結構。

可以說，第三空間、烏托邦、異托邦都涉及對「他性空間」（other spaces）的想像，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烏托邦是「不存在之地」（no-place），作為完美社會的抽象藍圖，具有封閉性和靜態特質。異托邦則關注「真實

存在的另類空間」，如傅柯舉例的博物館、監獄、花園等。相比之下，「第三空間」則強調現實中文化碰撞產生的開放性和動態的生成過程。

雖然「中國第三空間」與霍米·巴巴和愛德華·索亞的意圖相呼應，旨在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維，轉向更包容的「兩者兼具」邏輯，但它深深植根於中國現代語境。語境不同，內涵就不同。什麼是「中國第三空間」呢？我用書中的一段話來回答：「它是個體的生存空間；是容納異質思想的公共領域；是寬容與和諧的生活哲學；是平衡自由與平等的第三條政治路徑；是調解人類紛爭的務實方法；是既非烏托邦也非反烏托邦的溫和異托邦；是一個反對

劉劍梅教授新著 *Chinese Thirdspace: The Paradox of Moderate Politics, 1946-202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年。



直線性的進步觀和因果關係的獨特場域；或是一個抵抗政治控制、催生跨媒介探索的審美空間。」

處於「第三空間」的中國知識分子，經常左右不討好，既不受政府的支持，也常常被「反抗團體」的諷刺與排斥，但是他們努力開闢「價值中立」的「第三空間」，因為正如劉再復所說的：「『第三空間』越廣，社會就越和平、自由和多元。」

自由主義 「第三空間」

李：書中您多次提到莊子的絕對精神自由，和儒家的中庸、龍樹菩薩中論等概念，中國的傳統思想似乎特別適合第三空間的萌發，但事實上，中國的傳統社會從不曾產生第三空間。您如何看待這種落差呢？

劉：我在 *Chinese Thirdspace* 的這本新書中，借鑑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包括道家的陰陽辯證法、老莊精神、龍樹菩薩中論，禪宗的不二法門，以及儒家的中庸之道等。這些中國哲學智慧，強調寬容、和諧與平衡，以及悖論的互補關係，我藉此來批判現代世界普遍存在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思維。西方的傳統形式邏輯（如亞里士多德、笛卡兒、牛頓的哲學所體現的）主要基於非此即彼的邏輯，或者黑格爾的邏輯還是強調正反合，限制了其把握悖論複雜性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國傳統哲學思維不把兩端對立看成一個必須爭鬥和彼此互相併吞的現



象，而是把矛盾和對立的雙方看成是可以互補的兼具並存的關係。中國傳統社會確實特別適合「第三空間」的萌芽，所以我不同意你說的中國傳統社會不曾產生過「第三空間」的論點。其實張東蓀就把士大夫階層看成代表「第三空間」的第三種人。雖然他的這一看法有點理想化的色彩，可是他把士大夫階層看作社會的「中流砥柱」，在社會上發清議、做辯論，把社會內的「清明之氣」召喚起來，不僅主持正義，而且疏通統治階級和大眾。他甚至把「士」看成類似英國立憲史上的創立議會，起到「自下而上的防腐作用」。不過，他感慨，可惜中國的士階層進入現代社會後，沒有得勢，沒有像西方中產階級，得益於工商業的發達和人權革命，開闢了社會上真正的「第三空間」。

李：書的前言提到，五四健將如魯迅、郭沫若、陳獨秀等人，對於走第三路線的知識分子，不乏攻擊，間接打擊了第三空間在中國的經營。這三人都可視為左派的代表，那五四時期右派的知識分子是否對第三空間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

劉：如何定義五四時期的右派知識分子呢？誰屬於「右派知識分子」？在我看來，認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應該可以定義為右派知識分子吧。自五四文化運動以來，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被「非此即彼」的思維牢牢控制，總是處於鬥爭的

狀態，互不相容，所以我不認為五四時期右派的知識分子對「第三空間」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

屬於「第三空間」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堅守獨立不移的立場的知識分子，能夠超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激烈衝突。其實認同「第三空間」的民國知識分子很多，比如魯迅所批判的「第三種人」，如蘇汶、胡秋原，新感覺派的施蛰存、戴望舒、穆時英，無黨無派的周作人、林語堂、沈從文、朱光潛，四十年代提出「中間路線」的張君勱、張東蓀等。即使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如顧準，中間偏右的知識分子如胡適，都崇尚自由主義，一樣屬於「第三空間」的寬廣地帶。

李：書中雖然沒有為李澤厚設專章，但幾乎每一章均見到李澤厚的名字。請談談李澤厚的思想與第三空間這概念契合之處？

劉：李澤厚先生所提出的「度」被我歸類為「第三空間」的重要範疇之一。「度」就是講究分寸，恰到好處。掌握「度」，就是掌握平衡，如同技術和藝術，跟中國思想強調的「中」、「和」、「巧」、「調」一樣。「度」的主體在不同的時空條件和不確定的環境下，如果想做到「巧到好處」，一定要結合中國思想中的「陰陽互補」、「和而不同」等智慧。可以說，「度」不僅與李澤厚先生提出的「實用理性」的概念相關，也是一種「立美」。「度」

讓人要懂得把握像鐘擺一樣的平衡，不讓社會走向兩極對立的極端。

文藝在「第三空間」才獲真正獨立自由

李：論劉再復那一章提到，劉再復對於第三空間的構想，是獨立於霍米·巴巴的理論，異曲而同工。請問劉再復的第三空間之理論，其思想的演化過程是如何的呢？

劉：一九八九年我父親劉再復到了海外，他面臨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問題。因為他不想被綁架在任何兩極對立的「戰車」上，只想專心做文學研究，所以提出「第三空間」的範疇，即「在社會產生爭執兩極對立時，兩極之外留給個人自由活動的生存空間」。第三空間不僅包括不受外界壓制和擠壓的私人空間，也包括價值中立的公眾空間；既接近中國的隱逸文化和文學的內涵，也接近以賽亞·伯林所說的「消極自由」。在中國的語境下，「第三空間」和「第三種人」都沒有生存的權利和保障，常常被貶低和排斥，但是我父親認為隱逸文學和消極自由表面上是柔和無爭，內裏卻有守衛自由的拒絕黑暗政治的力量。在政治層面上，「第三空間」立足於兩極對立的中間地帶，具有寬廣的包容萬象的精神，既允許個人回到「自己的園地」，也鼓勵價值中立的各種公共空間；在哲學層面上，「第三空間」建立在中道智慧和禪宗的「不二法門」

的基礎上，打通真諦和俗諦，對天地間多元的生命和情懷都包容和理解；在文學層面上，我父親認為，文學和藝術只有在「第三空間」才能夠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才有更多真正的創新，才不會淪為政治或商品社會的奴隸。

李：論金庸那一章，開首引用了一封金庸致劉再復的信件。附錄如下：

再復兄，小梅，

讀了「第三空間」一文，甚有同感。拙作《笑傲江湖》中劉正風欲「金盆洗手」，即爭取第三空間之悲劇，惜正派大領袖不准，殺其全家，且逼其小兒子批鬥父親。陳家洛歸隱回疆，袁承志遠赴海外，張無忌不做教主，皆韋小寶「老子不幹了」之意也。你們兩位基本上已找到第三空間，殊可慶賀。

金庸謹啓

能請您談談這封信的背景嗎？

劉：二〇〇一年，我父親在《亞洲週刊》上發表了一篇〈尋求生存的「第三空間」〉，金庸先生讀到了，馬上寫信給我父親，表示他特別認同，而且他在他的小說中一直都試圖表現「第三空間」。他是我父親多年的好友，兩個人都從不同的角度致力於開闢「第三空間」。不過他當時還不願意公開此



信，擔心被左右兩派攻擊。直到他去世之後，我父親才將此信收錄在他的書中。

李：比較論金庸與論殷海光這兩章，便會發現金、殷兩人在第三空間裏，各有不同的取態。如殷海光主張沒有顏色的思想，金庸較傾向儒家的中庸之道，這兩者是否屬於不同的哲學進路？

劉：殷海光先生早年曾經反對共產黨，到了台灣後，除了繼續這意識形態以外，他開始尖銳地批判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最終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永遠保持獨立不移的姿態，不被任何政黨以及政黨的意識形態所左右。他的「無顏色的思想」就是主張要客觀地談問題，不要動不動就情緒化，用暴力語言把對方打倒。總體而言，殷海光先生比較偏向西方的自由主義，他受到穆勒、海耶克、以賽亞·伯林、羅素等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影響頗深。相比之下，金庸對中國的儒釋道思想皆有研究，他的小說人物實際上承載了儒釋道的文化精神。

「第三空間」的脈絡

李：對於新儒家，殷海光甚不以為然。根據您的研究，新儒家的思想跟第三空間又是怎樣的關係？另據您所知，李澤厚與劉再復對新儒家的取態如何？

劉：新儒家如徐復觀先生也屬於「第三空間」的知識分子。一九五七年，他跟殷海光有過關於民

本和民主問題的爭論。其實兩個人從中西文化不同的角度來發展民主自由。徐復觀先生認為，民主自由在中國生根需要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可是，殷海光先生一直都以「五四的兒子」自任，對中國傳統採取堅決批判的態度，尤其當時國民黨利用「復古主義」對自由主義進行大圍剿，殷海光認為復古主義和現實權力結合，讓民主在中國沒有生存的土壤，所以他對徐復觀等的新儒家立場不以為然。李澤厚先生自認為是「新儒家」，劉再復則更接受禪宗的思想。

李：Chinese Thirdspace 以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為論述對象，如果我們追溯古典文學的大傳統，能否梳理出一條第三空間的脈絡來呢？如《莊子》、陶淵明、《紅樓夢》這一脈絡。

劉：劉再復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其實梳理了《莊子》、陶淵明、《紅樓夢》這一脈絡。他認為這一古典文學脈絡，重視自然、個體、自由，跟他所定義的「第三空間」有着緊密的關係。他在出國前的「第一人生」中，比較傾向接受儒家的入世的思想，積極參與改革，但是他在出國後的「第二人生」，則轉而擁抱《莊子》、陶淵明、《紅樓夢》這一脈絡，選擇以「第三空間」作為他的立足之地。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作者藉戴望舒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以豐富史料揭示了這位浪漫詩人的另一面。從早年投身革命文學運動，到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期間，凝聚文化界力量，推動「文藝抗戰」；在香港淪陷時被囚，仍堅貞不屈。戰後致力重建香港文壇，後又投身祖國的翻譯事業。透過重新審視這位文化巨擘的生平軌跡，還原了其作為詩人、編輯、翻譯家及抗日志士的形象。——編者

穿雨巷、耀香江的璀璨星座 ——紀念抗日愛國志士戴望舒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姜雲飛 張智慧

提起戴望舒，人們眼前浮現的或許是一幅經典畫面：江南煙雨裏，撐着油紙傘的姑娘，染着丁香的颜色和芬芳，彷徨在寂寥又悠長的雨巷；亦或許是那一唱三嘆、如慕如訴的繞樑旋律……穿越百年的光陰，至今宛然在當代青年人心田和文化復興的共振間往復迴響。是的，因了〈雨巷〉這一首古典現代完美融合的佳作，戴望舒為人熟悉的多是浪漫唯美的「雨巷詩人」形象，但其實，戴望舒的文學成就，遠不止詩歌單一領域，他的多重建樹，尤其是對中國抗戰文藝的偉大貢獻，堪稱璀璨的星座照耀過香江。

從〈雨巷〉邁向革命文學

戴望舒的文學生涯並非始於詩歌，而是肇於小說、編輯、翻譯和滿腔報國熱情。一九〇五年農曆九月初七（十月五日），戴望舒出生在美麗的西子湖畔大塔兒巷十號。自入杭州宗文中學始，就發起成立了文學社團「蘭社」，以自己的家為編輯部主編小說旬刊《蘭友》，最初的小說和譯作在鴛鴦派舊形式下已然凸顯愛國和入道主題，曾出「國恥特刊」，

透露出十分熱烈的救國血性。一九二三年受新文化感召與施蛰存等文友一起考入共產黨人主導的上海大學，與茅盾、田漢等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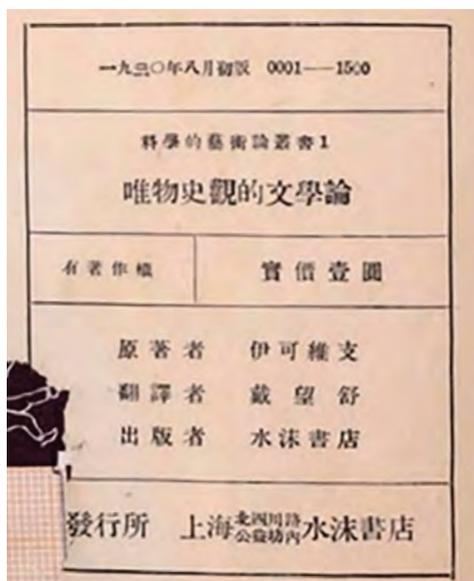


一九二六年，戴望舒在上海。



友關係密切。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後上大被關，戴望舒轉入震旦大學學習法文，在北伐革命洪流中加入C·Y（共青團），擔任團支部書記參與發傳單等地下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前被捕，幸而機智得保獲釋。為躲白色恐怖的通緝，避難松江施肇存家，在那裏開啟了他們「文學工場」的試煉，大量翻譯詩歌和小說；也在那裏愛上了「丁香般的姑娘」，寫下了〈雨巷〉，被葉聖陶慧眼識珠，發表在《小說月報》上，並高度評價「開了中國新詩音節底新紀元」，從此詩名鵲起。

之後在上海與劉呐鷗等一起創辦一線書店，編輯出版新文藝期刊《無軌列車》，因內容太過革命被視為「共黨」刊物而遭封禁。後再與劉呐鷗、施肇



戴望舒翻譯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存重振旗鼓開辦水沫書店，編輯出版《新文藝》月刊，又因宣傳普羅革命文學而遭查封停刊。一九三〇年二月加入左聯，大量譯介蘇聯革命文學理論和作品。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在馮雪峰的影響下與魯迅合作編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成為現代文學史上革命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建樹。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赴法留學期間，戴望舒的詩歌和詩論集中發表在施肇存主編的《現代》雜誌上，並得到他的大力推崇成為「現代派」代表詩人。歸國後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創辦《新詩》月刊，提倡疏離政治的「純詩」。前有〈雨巷〉後有「現代」又主張「純詩」，故戴望舒的創作常被認為是個人主義的，後期才突破小我走向民族國家大義，其實不然。戴望舒的愛國「大我」，是深蘊個性素養裏的一眼紅泉，革命低潮時似乎水聲微隱，卻從未中斷過湧動。也正因此，在民族危難時期才能噴湧而出。

貫徹文藝抗戰

一九三八年抗戰全面爆發，戴望舒五月偕家赴港，八月一日開始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創刊詞即表明希望他開闢的這一小塊文藝園地，能在陰霾氣候下代替星星「盡一點照明之責」。

自此，戴望舒以筆作刀槍以《星座》張旗幟全面宣傳抗戰；面對嚴苛的殖民審查制度以空方框、開天窗、登啟事等編輯策略進行公開鬥爭，凝聚團



戴望舒在獄中寫下〈我用殘損的手掌〉。

結了海內外各個流派的抗戰愛國作家，幾乎「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上寫過文章的」，使得《星座》成為無可替代的抗戰文藝中心；此後他又陸續主編了近十個報章副刊，通過編輯定位、選稿內容和作者群培育等進行「文藝抗戰」。

一九三九年七月與艾青兩地聯手合編詩刊《頂點》，明確詩歌要為抗戰服務，但不能失去「詩性」。正是這樣的不懈堅持，誕生了日後藝術與思想高度融合的〈我用殘損的手掌〉這首愛國佳作。一九四〇年八月受茅盾委託，創辦英文版《中國作家》雜誌，首次向海外介紹中國抗戰文學。

此外，他還作為「文協」香港分會領導人，長期與漢奸文化作鬥爭，甚至大義滅親將附敵的青年時代密友杜衡、妻舅穆時英開除出文協。在創作方

面，突破自我含蓄傷感詩風，創作直白有力廣為傳播的抗戰愛國詩篇（口號）等以及十幾首嘲諷日寇的童謠（如詛咒日本神風飛機的「神風，神風，隻隻撥空，落水送終」）。也正因此，一九四二年被日寇投入牢獄，經受嚴刑拷打而堅貞不屈。

具多維影響力的抗日文化戰士

戴望舒的抗戰還兼有學者特色。一九四一年發願「繼魯迅先生餘業」，在《星座》副刊上創設《俗文學》周刊，「意在整理文學遺產，闡明民族形式」，以他在古典戲曲研究和民俗學方面的高深造詣，吸引凝聚了全國及東南亞的民俗文化研究力量，弘揚中華文化提升民族意識來參與抗戰。即使身陷囹圄奄奄一息被保釋出獄後，在殖民勢力的控制監視之下，無奈寫作返回古代迴避現實的讀書雜誌類文章、潛心考訂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學術研究中，仍以言說中國文化的主體感對殖民文化進行「曲線抵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香港「重光」，十二月十五日《新生日報》創刊，戴望舒受陳君葆所邀主編文藝副刊。他深感「文藝界的目標過去是抗戰」，如今是「需要建設新的文化，它需要掃除法西斯的渣滓，它需要給民眾以再教育」。為此，精心設置了《新語》、《文協》、《生趣》三個版面：《新語》以「純文藝」為定位，通過譯介世界文學資源，刊載紀念悼亡詩文等，實現集體哀悼與戰爭創傷療癒；迅速恢復出版的《文協》，立意促進香港新文藝的



復興以及戰後黨的文藝政策的宣傳與價值引領；而《生趣》則立足市民生活重建，採用通俗小說、科普短文等策略，在精英文化與大眾趣味間尋求平衡。三者構成「創傷療癒＋政策引領＋生活趣味」這樣一個立體的科學的「戰後文化重建」模式，為香港文壇也為飽受戰爭創傷的香港民眾帶去了極其珍貴的「滋養的，健康的精神糧食」。這在整個華語抗戰文藝界也是獨樹一幟的貢獻。

此外，戴望舒還是一位非常優秀高產的翻譯家。早在中學時代就仿離騷體翻譯過《愛國·古樂人之曲》，青年時代大量譯介歐美現代象徵派詩歌，還翻譯了法國、西班牙、俄羅斯、蘇聯、比利時、意大利、土耳其等多國的小說、散文、政論、文藝評論等近四百萬字，是西班牙文學名著《堂吉訶德》最早的中文翻譯者。其譯作常常附有譯者前言／後記和許多註釋，細心介紹作者背景、文學史地位以及生僻的海外風土地理民俗，展現出十分嚴謹專業的學者風範。一九三二年留法期間，就開始翻譯報道歐洲反法西斯作家作品和文藝活動，如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法國通信》，報道了紀德著名的反法西斯演講。從一九三八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近三年的時間跨度中，不間斷地翻譯發表法國作家馬爾羅描寫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長篇小說《希望》；翻譯出版《西班牙抗戰謠曲》等等。通過這些翻譯作品，謳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勇氣和信心，鼓舞

抗戰士氣，也反思戰爭對人類的傷害。

總之，戴望舒的抗戰具有廣闊而前瞻的國際視野，不僅有戰前的敏銳報道、戰時的多點開花全力以赴，又有戰後重建的自覺使命；更兼具詩人、編輯、翻譯家、學者的豐富多維的影響力，為中國抗戰事業作出了非凡的不可替代的貢獻！也正因此，受到黨的肯定和召喚。一九四九年三月由專人安排從香港護送回北京，在新中國剛成立的國際新聞署擔任法文組組長，負責毛主席著作的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翻譯工作。一九五〇年二月因哮喘病逝於繁忙工作之中，《人民日報》發表弔唁電訊，胡喬木發表悼文，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和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等都送了花圈和輓聯，身後遺屬也由政府撫養。至此，回觀特殊時期被舉報的所謂「附敵」疑雲，其實早已撥雲見日！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更不應再讓這個模糊的疑雲遮蔽戴望舒集詩人、翻譯家、編輯和抗日文化戰士於一身的璀璨光芒！值此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恰逢戴望舒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謹以此短文紀念他的在天英靈：願他笑慰家鄉改天換日的變化，願他的故土人人心上，雨巷不再幽暗，丁香不載憂傷，「堤上繁花」永「如錦幃」。

（本文圖片由姜雲飛提供。姜雲飛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智慧為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講師。）

◎



場內環境及裝置藝術，加上以數碼方式呈現的沉浸式體驗，更跨越了所謂內與外、主體與客體、線性及循環式的藩籬……

「女性藝術家的 身臨夢境」



文潔華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人文學講座教授

關於性別與藝術的展覽與討論，在香港不算蓬勃，爭論亦不鮮明；不是把有關的議題多餘化（trivialize），便是未能提升到核心層面，並常常把「女性藝術」與「女性主義藝術」混為一談。因而喜見M+近日的特別展覽：「身臨夢境：一九五〇年代至今的女性藝術家環境作品」。

那份喜悅，來自展品所能透露的關於性別的深層思考。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的思潮，掀起了西方女性主義美學的緣起。基本的討論，由女性藝術創作在傳統的社會中受到的掣肘和限囿開始。在傳統的說話條件下，婦女的創作或表達，大都只局限於手工藝、裝飾性或應用藝術等範圍，所謂「殿堂」或「大師級」的範疇，並不適用。女性亦避免了所謂「才明絕異」的標籤。「婦女」藝術訓練或教育都在低調中進行，例如倫敦的皇家藝術學院，直至一九〇五年才容許女生上裸體素描。

有說自第五世紀以來，男人已穩妥地建立了一個以心靈、精神、理性和智性構成的世界，而這個世界輕視肉體、感官、欲望和情感，後者則經常與女性的生活和性情關連一起。是故，體積龐大、鬼斧神工、抽象難明的作品被視為男師之作；細碎紋花布料，刺繡巧工會為女性帶來良好家聲。這情況在中國或歐洲十八世紀的宮廷皆是一致的，因而自一九五〇年代展開的社會運動，以及世界大戰後婦女自覺意識的提高，有志於批判父權建制價值的女性主義者，即對傳統婦女的創作，展開了連串重新開拓、發現和評價的過程。

是次展覽中，盡見別具影響和批評力度的作品，有些經已進入哲學層次，包括思考和打破內與外、男



M+ 特別展覽：「身臨夢境：一九五〇年代至今的女性藝術家環境作品」。
(資料圖片)

與女、剛與柔、主體與客體、肉身與精神的對立與範疇。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正是男尊女卑生活模態的基礎。展覽由德國慕尼黑黑藝術之家與M+共同策展，以M+作亞洲首站，並包括三件全新委約亞洲女性藝術家的裝置作品。場內環境及裝置藝術，加上以數碼方式呈現的沉浸式體驗，更跨越了前述的所謂內與外、主體

與客體、線性及循環式的藩籬。例如勞拉·格里西於一九六八年製作的《東南風（風速四十節）》，在黑暗的室內空間吹着強風，提醒人與大自然互相穿插的現實。

展場有不少耐人尋味的展品，邀請參觀者進出其中，包括卡蘇巴的裝置《光譜通道》。相連的尼龍結構，對應顏色繽紛的霓虹燈，觀者穿越其間，同時聽到霍爾斯特的「行星」強樂組曲。作品提醒着由出生到死亡而後再重生的、循環的人生旅程。

盧布林的一九七〇年的《穿透／排出（來自「隧道底河流」）》的裝置，吸引了不少在場的參觀者。作品是透明的厚膠隧道，內裏是透明膠球，象徵排卵與懷孕，邀請觀眾重返富象徵意味的母親子宮。生命的起源與形成，其後的旅程與生命的往復，令這批修復的作品扣人心弦。它們邀請觀眾進入「體內」，予以「體驗」，與男性凝視中身體只為外在或表層、滿足觀者的欲望對立着。

我也着迷於朱迪·芝加哥一九六六年的作品《羽毛室》，這更早期的作品比起她後來的《女人的房屋》等裝置，批判更含蓄和更徹底。三百磅的純白羽毛充滿展房，我在厚厚的羽毛層內跳躍，掀動着軟綿綿、無壓力的宇宙，對比着世界中堅硬的權力和武器。女性創作的空間，在對比之下更為動人。

篇幅有限，未能盡錄作品，女性藝術家鼓勵您親臨體驗，即使她們的想像仍只能以夢境述說。

無意之得



朱少璋
香港作家

這片桃源裏，我意外地得到好些認同、肯定、支持和愛護；方悟桃源處處——非獨武陵！

當年初讀〈桃花源記〉，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雖或是錯覺，但劉氏的「規往」與「病終」之間，冥冥中似有玄妙關連。若據此「玄妙關連」寫一則「誌異」，相信可以輯入「聊齋」。桃源中人曾囑咐漁父「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漁父卻在離開時沿路「處處志之」，到了郡城後又主動向太守洩露「桃源奇遇」。可幸太守和劉子驥最終都沒有找到桃源的入口。當年讀到篇末「後遂無問津者」就心生恐怖：這是與桃花源有關的神秘詛咒嗎？俗語云：「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漁人意外進入桃源，劉子驥刻意計劃前往卻不果而終。無意偶得，刻意反失。

猶記當年中文科背默陶潛名作，默寫至「此中

有真意」後，快手把下句誤寫為「欲辯已茫然」。「茫然」、「忘言」粵音相同，默書時「聲入心通」卻通往岔路寫了別字。老師用紅筆圈出別字，扣分之餘不忘下評語：「『茫然』兩字亦有意思。」這是我人生首次誤入文學的桃花源，是大意也好無意也好，印象終身難忘。《陶學士集》〈自樂〉首領二聯云：「廣大者天地，中間着此身。道從無意得，心與太初鄰。」「道從無意得」確是終身學問，要親歷、要反思、要細味，卻非刻意、有意者可得。陶學士人品和學問都高，在翰林時皇帝御賜對聯「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忘了要強調：這位「陶學士」是明初的陶安，並非東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潛。賜對聯的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一字之差，如果誤寫成「朱少璋」，「『少璋』兩字亦有意思」就很難說得過去。

戴熙《習苦齋畫絮》：「古人不經意處自有妙諦，今人極意摹效（倣）轉入旁門。要當以無意得之耳。」「極意」就是有意、刻意，而終於「轉入旁門」卻可能是無意間轉入了另一片桃源。回顧過去幾十年，我曾努力刻意在大學通過中文系的學術教席進入文學研究的桃源，始終沒有成功；反而卻因着謀生的實際需要，無意中在大學藉着語文中心的非學術教席，得以進入文學創作的桃源。在這片桃源裏，我意外地得到好些認同、肯定、支持和愛護；方悟桃源處處——豈獨武陵？非獨武陵！



小城要打造為「盛事澳門」，官方主導，民間協同。這個十一月，盛事打疊來，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舉辦，澳門賽區承辦五個比賽項目；義工招募了三千六百多人。全運會過程中又逢第七十二屆大賽車之期。賽事的特点是街道賽，跑車在城市通衢衝刺呼嘯，平日的交通要道被封閉作為賽道。駕車者甘於為旅遊經濟讓路數天，歷年如是。心所在的事便是盛事，是個人盛事、局部盛事。這一天，局部盛事遍布澳門。其中「文化走進社區」系列有兩個活動，一在大三巴牌坊下的耶穌會紀念廣場舉行的「樂滿世遺音樂會」，六十八層石階坐上了居民和遊客；另一在新橋區蓮溪廟前人行道上舉行的南音演唱。

老街區從前河溪縱橫，端午節扒龍舟。因築橋水上，故稱「新橋區」。後來城市發展填成陸地，人

市聲中的南音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喧鬧繁忙的市聲市景，使低迴的南音演唱產生間離效果，在我眼中是別有風情。



在開放的街頭聽這類個體生命被豁開巨創的抒情南音，出現一種舊曲新聽的感受。
(林中英提供)

口密布，商市繁鬧。渡船街、打纜地、大纜巷等街道名稱則刻記下舊時光景。

演出開始了，已進入角色的歌者在椰胡、揚琴、洞簫奏出《痴雲》的「序」後，打響檀板，緩慢傾吐：「思往事，記惺忪，看燈人異去年容」，是一段心願無從的痴情迷戀。雖人已入暮，往事如隔世，但對舊時歡愛留戀徘徊。她訴說的另一段戀情，在殘酷戰火中情侶離亂，愛人慘折長埋荒丘。江水有盡，此恨悠悠。

在開放的街頭聽這類個體生命被豁開巨創的抒情南音，出現一種舊曲新聽的感受。此時，街道上往來着的路人各有奔忙，拖孩子放學的、提餸菜回家、到小攤檔吃食的、背負傢雜流浪的……歌聲使匆匆行人側首注目，好奇的停下步來張望，可能是他第一



不是對牌子虛榮的崇拜，而是對同業真誠的讚賞。我之所以羞澀，因為一九九三年隨團初訪歐洲，那時瑞士法郎還不高，然而經濟能力只及於此，其他團友都狂買勞力士表。「保用三個月。」我接過單據，匠人精神與主顧信託融入滴滴答答聲裏。

步出小店，琉森湖的激盪、表行的宏偉都在眼前蕩漾，原來去日苦多。一個鐘尚能以金屬之剛硬結構之精密來抵抗歲月交侵，順溜溜的轉動晨曦晚霞。人呀人，筋骨不夠堅勁，心膽其實脆弱，滴滴答答偏是來得輕柔，輕柔如夢，終而時針分針猝然一顫，頓下來，停格，夢殘夢斷，更漏無聲。

和子與山手町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
創作系副教授

者實上都各樣
或無論似乎各
是巴黎或道結
論，無抑或總的
橫濱，或坡道的
體的，的，是記
無橫體的，總的

隨着你蹣跚的腳步上坡，我感覺自己彷彿花了二十多年，才終於走到你家。

美しが丘。

從多摩廣場站下車，穿過東急百貨，順着一五四號步道緩緩上坡，就能抵達你所居住的團地公寓。它是什麼時候建成的呢？如果你不說，實在難以相信，它竟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很難想像，你年輕時剛搬進來的時候，這裏是怎樣的一個樣子；也很難想像，當時的你，又是怎樣的一個樣子。

當我對未來懷着迷惘和憧憬，步進 Boulevard Raspail 那間法語教室與你相遇時，你已經年屆退休。我們跟來自不同國家、說着不同母語、懷着不同信仰的同學，一起背誦生澀的詞語，每天艱難地默寫法語老師隨機抽讀的篇章，然後口齒不清地說着陌生的語言。那是一段爬坡的時光，對你而言，是那樣的吃力，卻又是那麼的愉快。

後來，跟我做語言交換的法國家庭，想為孩子找一位日語老師，於是許多個周末，你就和我到巴黎近郊的 Louvre，沿坡而上，造訪 Catherine 一家坐落在樹林旁邊的小屋。我們於初夏花園午餐的一個瞬間，被你用相機定格，存放於你日本公寓鋼琴上的相框之中；其上則是你和 Catherine 站在小學操場上的合照。那天，她趕在退休之前，帶我們造訪了她任教多年的教室，從她生命的外沿，踏進了更裏面的一圈——一如你將我牽引到你城市的這座山丘上。

無論是巴黎或者橫濱，無論是實體抑或心理上的，坡道似乎都總是連結着各樣的記憶。

八月八日《詩學瓊瑰》 新書發布四首

黃坤堯

其一

家園小館說詩緣。鮫室瓊珠白玉川。

李謫蘇仙欣共舞，海南波泛夜郎船。

註：家園小館在台北捷運古亭站附近。蘇軾詩：「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汪中雨盒師嘗為題寫「說詩」封面扉頁。

其二

和平東路碧雲天。師大初來五七年。

萬卷書樓延嶺海，一時光影酒中仙。

註：民國五十七年初抵師大，迄今適亦五十七年。

其三

詞學芳洲拾翠多。織綃泉底厭干戈。

花間曲子雲謠樂，天女維摩覺佛陀。

註：李煜詞：「幾曾識干戈。」

其四

嶺海詩蹤煥綺羅。一時人物舞婆娑。

桃花潭水蓬萊客，台港山川意趣多。

註：《詞學芳洲》、《嶺海詩蹤》二種稍後出版，仍屬《說詩》系列。嶺海指嶺南、南海、台海、港海、濠海一帶。

（黃坤堯為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

翌日，我們走過中村川，前往人形之家觀看演出的途中，你想起一段遺忘的往事——你曾在元町附近的中華街學習漢語，而元町後面的山手町，則是一個別具意義的去處。

山手町踞於坡頂，道路蜿蜒，兩旁矗立着白牆或淺灰的西洋建築。這些十九世紀末的屋舍，見證了橫濱開港，以及昔日許多外國人，為了追尋異國想像，而遠赴重洋的故事。這些房屋，如今就像博物館裏的展品，門前掛着標牌，供遊人駐足閱讀。

一棟開闢成展館的建築，瀰漫着親切的陳舊木香，牆上的相片，述說着昔日商人家庭的故事。房間桌上擺放的銀器杯盤依舊，只是嘉賓、主人，俱已一去不返。這棟房子跟山手町的許多建築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言，已不再屬於任何人，它們只是一種純粹的存在，承載着層層疊疊，有關他者的生活痕跡與記憶——一如我們在生命坡道上所遇到的一切人和事。



可幸，最後在山頂荒廢的炮台找着幾株含羞草，同行參加者於是圍着它們一起朗讀了我的詩作。我不禁蹲下來，像《E.T. 外星人》的劇照那樣，跟它們來了一次久違的握手，心裏默念：「彼得草，你還好嗎？我很好！」

再遇「彼得草」

劉偉成

我之所以稱呼「含羞草」（學名是「*Mimosa pudica*」，粵語叫「怕醜草」）為「彼得草」，乃因我是在就讀的小學門外的花園初次遇上它。那是一所紀念聖徒彼得的學校。校舍很小，所以下午校學生須在門外排隊，待上午校放學清空課室後，才能進駐。我最愛搶佔隊頭，除了可將沉甸甸的書包擱在花圍石壘上，鬆鬆肩膊，還可逗花園邊緣的含羞草玩，消磨時間之餘，也可分散被炙照煎熬的心神。

逗玩的方式很簡單，就是輕掃葉子看着它們慢慢合起並垂下來。那時代，不要說手提電話，我是連手表也沒有的清貧學生。含羞草重新張開並生的葉

片，大概需時十五至二十分鐘，所以如果想用來消磨排隊時間，不可一次過掃弄全部葉子，不然全部垂下頭來，便沒戲可唱了。要學會「延緩滿足」，懂得克制，你會因而獲得更大的愉悅。須知，和含羞草玩，它是玩伴，不是玩具，該是以指頭輕觸葉子，而非胡亂拍打掃撥。觸碰後我會待合起來的葉子包着指頭，就像跟人握手一樣。然後隔好一陣子才去跟另一株「握手」，那麼跟最後一株握過後，第一株已重新打開。如此跟四五株來一兩個循環，便可消磨排隊的時間。現在排隊時，我們會劃手機來消磨，雖然會有豐富的畫面和資訊，但我還是不時懷念那些羸弱的小葉片。

進入校舍後，並不是直接上班房，須在操場集會，唱唱不合韻的聖詩，聽聽老師訓話和宣布。操場一半有蓋，一半露天，講台當然設在有蓋部分，台中央掛着一塊圓頂長方木雕，似乎是在模擬教堂彩窗的形狀；雖然木雕圖像是深褐的單色調又不透光，但鋪陳的內容同樣是《聖經》故事。由於學校是紀念聖彼得，所以木雕頂端半圓部分是日出的太陽和引頸啼叫的公雞，下方則是單膝跪地雙手合十高舉至額際的彼得。雖然面容埋在雙肘間，但不難想像他在抱頭痛哭，懺悔自己應驗耶穌預言他會在雞啼前三次不認祂。每天集會時我都會凝視木雕想像他的心情，當然那時小學生不太能理解愧疚的情緒，卻每每聯繫上自己跪求入學的窘態——由於我那個年代並沒有小學派

位制度，想要入讀心儀的小學，主要是靠自己報讀和參加面試。不知為何，我不獲這家小學取錄。媽媽於是不甘心地拉我到學校，着我和已在就讀的姐姐跪在門口的台階上請求校長恩准入讀。在制度未完善的年代，沒有人脈的家長可能只能採用這種賣慘的手法爭取學位。那時我倒不覺得怎樣難受，只意會到相對於輕易被取錄的姐姐，自己真的平庸很多。六歲的我曾幽幽地問：「為什麼我不能入讀這家小學？」心裏充滿連累家人受屈的戚然，記得姐姐回家後曾不客氣地問我：「你醜唔醜呀！」那時我大概像含羞草那樣把頭垂得低低的。木雕上彼得的膝每天提醒我的窘態，而他合十的掌則讓我想到就在門外花園的含羞草並生合十的葉片。這就是為何那時我心裏喊它「彼得草」。

這麼多年來，我反覆琢磨後覺得此代號着實道出了彼此間許多共鳴。香港的含羞草並非原生植物，它源於南美巴西中部地區，常有暴風雨，所以進化出閉葉垂枝的習性以躲避侵襲。當它來到氣候相對溫和穩定的香港，還是維持着這神經兮兮的特質。同樣，我在「求」得學位後，整個小學階段一直處於戰戰兢兢，規行矩步的狀態，生怕稍有差池，即使不致於連累家人說項，大概也會招來比較的目光，說我果然不及姐姐。我想彼得一生都活在預言應驗後那刻的怯疚中，藉以約束自己和警醒自己不能再離棄上主，要努力宣揚福音，總覺得這隱隱然是彼得封聖成為教會奠基人的棒喝。現在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外的彼得像

手執金銀兩根鑰匙，分別用來打開天堂和人間之門。我小學的校徽正是這兩根鑰匙交疊於中央位置，鑰匙的兩片齒突就像是含羞草合什的葉片，開啟了我沉澱心神的靈視。

在冬天，下午校放學時，太陽已下山，「彼得草」也合上葉片垂下頭入睡了。在谷川俊太郎《活着》的繪本中，畫師岡本義明以一整片向日葵田來表達「拒絕潛藏的邪惡」一句詩的意境。看着這畫面我腦中浮現的卻是我的「彼得草」，它也有類似的向光性，葉片總是朝陽光的方向大開，只是我從沒見過含羞草花田，或許如此外揚磅礴的格局跟「含羞」內斂的特性不符。不錯，含羞草是會開花的，花為紫紅色火花球形態，果實表面的長刺是同樣的發散式爆發。在神職人員的飾帶中，紫紅色調象徵「懺悔」，這也是含羞草花語的其中一個含蘊，另外還象徵着「謙遜」、「歉意」和「細膩的愛」。

可惜，我沒有見過野生含羞草的花貌。它總是以野草的姿態在城市的邊緣掙扎求存，彷彿為忙碌的城中人築起「躲避黑暗入侵」的心靈樊籬。只是曾經在山邊率性生長的「彼得草」，在我中學時代便因空氣污染、陽光被高樓遮擋等因素而幾乎絕跡於城市：

霧散了，我站起來才發覺

家的記憶都換了新裝

樓的高低像股市跌宕



難得喘定的牛市都變成了屏風樓的窒息

我們的根都懸浮在山線以上

所以土地可以像碩鼠一樣用鉅勾出

當海岸都給拉成了直線

你的身影也隨海浪的裙擺遠去

城市化，除了令人跟大自然更割裂，也改變了人心的價值取向，變得「唯我獨尊」，甚至褻奪小孩跟含羞草溫和「握手」交友的機遇——二〇一六年八月，有報道指漁護署接獲家長投訴，指大欖林道大棠段附近一大片含羞草叢果實的鉤刺會傷及小孩，當局遂將整片茂發的含羞草剷除。我看到報道後，很心傷，也很憤慨，從沒想過含羞草真的會像彼得一樣受迫害。當城市裏的人只懂爭取上把位置，容不下擔當下把角色的經驗去滋養心中對權力和欲望的節約，我們大概可推斷那城市絕不會是和諧安居之地。

成家搬到有小露台的單位後，我曾到花墟購買含羞草盆栽，還以為它之所以可開合葉片全仗控制葉枕細胞的注水與脫水所致，應該需要大量水分，怎料原來栽種含羞草只需一星期澆水一次，澆多了反而會浸毀它纖細的根部。好好一株友伴，因我的好心幹壞事，而給淹死了……我始終沒有見過它的花和果。含羞草看似纖弱，卻完全適應野生環境，令它們絕跡於城市的，似乎都是人為因素，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真心還是歹想。

含羞草，從中醫角度看，具多種藥用價值，有清熱利尿、化痰止咳、安神明目的功效，但也帶微毒。根據香港醫院管理局網頁所載，「含羞草素」會抑制基因複製的起始功能，窒礙細胞分裂，尤其影響毛囊等需要快速增長的組織，所以會引致脫髮。原來「含羞」不單指其葉片的閉合反應，還隱隱透現其毒性的特質，就是教細胞也「含羞」，不會亢奮地分裂。含羞草的毒性就好比現代心理學的人格研究中常提到的「I」（Introvert）型內向者人格。一直以來，社會普遍傾向教育年輕一代擁抱「E」（Extrovert）型外向者人格，視內向者人格為負面特質，可能這真的會令人錯失一些發展機遇，但其藥效也不容忽視——「I」型人格，可助人沉澱心神，從中萃取教訓，並與自身的經驗結合，轉化成深層的體悟，提升心靈修養。

如此許多年沒有見到含羞草的身影，直至某次跟朋友到雲集了許多泰國菜館的九龍城飯聚，餐桌上出現了一碟「辣炒含羞草」，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的菜式，但我一口也沒有嘗，朋友問及不吃的的原因，一時間我真的不知如何解說跟「彼得草」的淵源，只好胡亂搪塞過去：

回歸卻變成了一道新奇的佳餚

辣炒的作法教你的墨綠更見層次

同桌的朋友追問我不吃的理由

我勉強答應：「就像不吃狗肉一樣」

楊振寧逝世，賦詩以悼

莫雲漢

東林風雨讀書聲。聲聲遷播西南鳴。
 中原文物傷飄泊。天地連年烽火驚。
 救國得從先生賽。清華早熱奪獎情。
 揚鑣泰西負箱笈。探奇宇宙研微粒。
 禮記取友兼樂群。同門振臂相延挹。
 奇偶陰陽互變中。鏡花對稱原非實。
 格物窮理各擅場。新論發明世界彰。
 開啟奧藏誰先後。幾曾瑜亮出成雙。
 道可道兮非常道。名可名兮恥李楊。
 轉聞國門開一線。欣欣趨拜金鑾殿。
 叮嚀嚴訓至今承。新主舊賓歡相見。
 難得十年盛世逢。謳歌堯舜臨赤縣。
 又知老去尚精神。解帆水木結青春。
 海棠梨花差對稱。上帝垂憐自當珍。
 起點已受美人恩。終點更幸美人親。
 美人美人無先後。寄生天地盡粒塵。

(作者為香港珠海學院中文系榮休教授暨客座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客座教授。)

既說含羞草帶輕微毒性，又怎能隨意炒作成尋常的菜式？原來這道菜的食材，並非真的是含羞草，是一種叫「水合歡」(Nepenthes oleracea)的水生植物，飯聚的朋友說味道口感像極通菜。水合歡雖然葉片也能閉合，但它跟含羞草是同科不同屬。除此以外，意大利和日本等地，會在三八婦女節當天，贈送黃花的「金合歡」(Accia dealbata)，又名為銀荊，有些國家會稱之為「Mimosa」，或許因為英文名字跟含羞草相似，形態上也是「二回羽狀複葉」，所以不

你寂然躺成的一碟，是某個高原小鎮的月光
 假若旅人想家時列車不誤點
 你偶然閃出的油光
 便是化緣鉢中迴盪的一聲——叮

少人誤以為銀荊也是含羞草的一種，甚至稱婦女節為「含羞草日」，但銀荊是不會因外界刺激而合上葉子，並非「含羞草屬」的成員。

很久沒見過「彼得草」的身影，之後我有緣導賞西區龍虎山的文學散步，我之所以在自編的「導賞手冊」中收入上引的那首〈含羞草〉，不過是想帶出以往在山路邊的石壁可輕易找到含羞草，現在彷彿都消失無蹤，藉以突顯城市對大自然的步步進逼。可幸，最後在山頂荒廢的炮台找着幾株含羞草，同行參加者於是圍着它們一起朗讀了我的詩作。我不禁蹲下來，像《ET：外星人》的劇照那樣，跟它們來了一次久違的握手，心裏默念：「彼得草，你還好嗎？我好！」

(作者為博士、作家、詩人。)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舉行本學年度其中一場專題學術演講。是次特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陳煒舜蒞臨主講，以「論香港學者何敬羣及其詩學——以《益智仁室詩說》為中心」為題，闡述香江詩壇耆宿之詩學成就。演講由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何維剛主持。

——編者

文心傳宵眇 詩教尚溫柔 ——陳煒舜論香港學者何敬羣及其詩學

呂牧昀 記錄整理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舉辦本學年第五場專題學術演講，講題為「論香港學者何敬羣及其詩學——以《益智仁室詩說》為中心」，特邀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陳煒舜老師蒞臨講談。去年恰逢新亞書院七十五周年校慶，陳老師等主編之《益智仁室詩說——何敬羣先生著作選刊》付梓，遂藉此機會，向台灣師友介紹其人其詩。是次演講，由臺師大國文系專任助理教授何維剛老師主持。

托鉢姑為兩世人——何敬羣生平簡介

何敬羣（一九〇三—一九九四），原名鑑琮，字



陳煒舜向台灣師友介紹何敬羣及其詩學。

（呂牧昀提供）

陸時期，他已在詩歌、學問上據有聲名。抗戰期間，何氏離贛避禍，四九年兩岸分治，復遷港定居，成為眾多南來文人之一員。戰後香港，人口驟增，私校林立。為謀生故，他請任本地大專院校，卒自一九五七年起，先後任教珠海、經緯、新亞、浸會諸校中文系，直至一九八三年退休。

陳老師稱，當時任教本地大專院校的老師，身兼學者與舊體詩人身份者，十分常見。如桐城後繼曾克端，即為詩文大家。何氏雖未曾接受新式大學教育，惟自小涵濡陶、杜、漢魏六朝詩，亦可謂自學成才，身邊友人論其詩風，謂古體學東坡，近體似放翁。而在詩學之外，何氏亦通經學，於《老》、《莊》、

義修，號敬羣，江西清江人。其出身書香世家，十四歲從舅氏學，啟蒙為詩。後因父親早逝，家境貧困，遂經商鬻藥。何氏雖創業有成，仍醉心文學，手不釋卷。陳老師指，早在



參與者用心聆聽演講重點。

(呂牧均提供)

《論》、《孟》、《易》等，並有著述，信為學者詩人之典型。其時在新亞，詩選由曾氏負責，何氏則講授詞選，但他亦偶爾兼任教詩。相比曾氏，何氏對文學的取態較為保守，其在詩選課上布置的題目，亦不如曾氏「新潮」，但二人教學，同樣以唐宋詩講解、格律知識介紹、學生習作批改為要旨。陳老師並轉述

幾位前輩學者回憶何氏授課的情景，如其布置詞選課即席習作時，自己亦「俯首沉思，低聲吟哦」，與學生同賦。學生作品經他批改、圈點，亦煥然一新。其對待古典詩詞之熱忱，宣揚創作風氣之深心，於茲可見一斑。

翰墨誰知早等身—— 論何氏著述與詩學成就

當時香港各院校，除港大外，詩選、詞選仍為必修課程，堂上不只講授作品，也訓練學生創作。陳老師指，本地院校雖會使用教材，但老師口授的內容，往往不會形諸文字，因此任教詩選者雖眾，卻甚少留下課本。惟獨何氏於一九七四年編成之《詩學纂要》，乃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本地院校範圍內，首種由任課教師自撰，成規模之詩學講義。此書以《唐宋詩學要》為參照，而大量縮減篇幅，選錄唐詩一百六十首，宋詩八十三首，並附近體詩格律講解。據何氏自述，近代教制，中小學已不課詩，而大學文科設置詩選，或謂課時有限，難供學生取資。但他認為，詩之所資，不外經史語文，如今生徒，只是「有資而不知用」而已，故藉此書，起發蒙導前之用。陳老師指出，這固然迎合了當時香港社會急功近利，追求「速成」的時代背景。故何氏另撰《詞學纂要》一書，同樣摒棄舊時學詞先寫長調，「先難後易」的取法門徑，而主張從小令入手。除了導正詩詞學習觀念外，就具體方法論，何氏亦有創見，他歸納學詩以五個階段：



仁智先生著《益智仁室詩說》何敬羣主編，香港：中華書局，二〇二五年。（資料圖片）

首先「明聲調格律而熟其規矩」，進而「讀唐宋詩三百篇，抽譯其規

矩運化之所在」，進而「不斷嘗試為寫作」，進而「泛濫魏晉六朝篇什以鍊其辭」，最後「涵濡（國風）、

（騷）、（雅）之韻味以厚其氣，則可以為言必己出，斐然成章」。此外，陳老師又闡述其詩學見解，如對五律、絕句風格的看法，對名家作品的評析。復談及詩歌形式與作法，如論首句入韻與否、拗句與拗救、句法（雁足）等問題，並指這些內容，不僅可供學生賞析之用，對於創作者學習改詩，亦多裨益。儘管何氏在拗句、拗救等觀點上，偶有瑕疵，支持「截律為絕」之說，亦有爭議。但總的來說，《詞學纂要》仍屬瑕不掩瑜之作。可惜的是，八十年代後，大專院校將「詩選與習作」設為必修課者愈少，兼以該書流傳甚稀，故將之列為課本者亦復罕見。

何氏另一部重要著作為《益智仁論詩隨筆》。

陳老師解釋道，「益智」為中藥名，契合其中醫背景；「仁」即果仁，有蝸居自嘲之意。而「益」、「智」、「仁」又與儒家宗旨相合，故此得名。這部著作，為

何氏編撰《詩學纂要》前完成，體例與詩話相當，全書共分八篇，依次為（風格）、（法勢）、（聲韻）、（辭采）、（詩體）、（詩題）、（詩病）、（雜記），每篇開首設四言八句韻語，近乎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陳老師續指，《益智仁論詩隨筆》不僅析論精微，文字亦相當漂亮，即便以一般散文觀之，亦屬上乘。但就內容論，或不適合入門初學者閱讀，當中如論法勢與聲韻、警句與詩題、唐代詩人典範（李白、杜甫、韓愈）、詩病等，皆有門檻，讀者須具備一定基礎，方易理解。

最後，陳老師向師友分享其研讀《詩學纂要》時，發現的特殊現象——「異文」，指何氏引錄唐、宋詩句之版本，往往變異，且不見於古代本子，數量更接近百條。他推測，除手民之誤、校者之失等原因外，還應源於何氏自身的「識斷分歧」。而其識斷，又應與傳統學者以洛誦學詩的取法相關。陳老師續指，何氏早年讀書，博聞強記，著作中所列詩文，往往憑藉記憶而成，是以出現訛變。而訛變的具體形式，則包括異體、同近義詞訛、奪文、形訛、前後字顛倒、音訛等。陳老師認為，這些異文反映了詩歌文本凝定的過程，並能體現著述者的詩學內涵。而在何氏的案例中，文本的修改或潤飾，未必出自有意識的行為，這對於我們重新審視詩歌文本變異，應有所啟發，且值得研究者深入了解。

（記錄整理者為璞社社員、本刊特約記者。）



馮珍今《字旅憶相逢——香港文化人專訪》，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資料圖片）

忘。這棄與遺東西遺美好的將善於將同時更影像，的完美的

人類學於當代的困局，在於當前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人類活動的痕跡變得愈發輕盈，幾乎無法捕捉。上網即如雁過，除了定期刪除的上網紀錄，加上四電一腦的迭代回收，我們更善於獲取瞬息即逝

《字旅憶相逢——香港文化人專訪》是馮珍今訪問十二位香港文化人的結集。書中透過對不同界別的精英訪談，勾勒香港社會的獨特面貌。本文作者黃冠麟認為，在資訊瞬息萬變的時代，此書不僅記錄了各界精英的生命故事，更為香港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人文見證。

——編者

大人物二三事交築香港記憶 ——《字旅憶相逢》書評

黃冠麟

種現象讓我們在記錄社會和理解人類行為時，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

透過人物專訪，將其結集成書，變得愈加重要。這不僅是對訪問者個人的記憶與反思，更是對那些被訪者的致敬。他們每一位都是社會的縮影，承載着對於時代的獨特見解和貢獻。他們的故事，無論是平凡還是輝煌，都在訪問者的筆下得以保存，成為未來研究者理解過去和現在的重要資料。受訪者都是不同時代的「Public Figure」，有當紅炸子雞，也有退而不休、鼓其餘勇者。常說從小人物中見大事，這些大人物中的小事，其實也是百姓尋常事。到底是什麼樣的功夫成就他們，大概就是對於價值的追求。用力既久，自然貫通。

所以，通過人物專訪並結集出書，除了記得訪問者本身，也是記得訪問者所訪之人，與及他們對於時代的認知。後來的研究者要知人論世，文本有所可知，有所可論。後來的研究者若想深入了解人與時代的關係，必須依賴這些文本。這些紀錄不僅提供了知識的基礎，更是引發討論的起點。透過這些人物的經歷和觀點，研究者能夠洞悉社會的變遷，探索人類如何在不同時期面對挑戰與機遇。十二個人物的訪談稿結構相似，易讀。兒時築基、成功入行、登堂入室、高光時刻、多元發展。所經歷的香港重大事件，或者得力於重要的人和事。每個故事即是數頁書，絕對不沉悶。跨度非常闊，總有一個大家見過或認識的人。



不是涼風吹過境

娜兒

到郊區去
沒有下雨的天氣
也沒有太陽的殷勤
也看不到你
亦沒有我
只是 只是
調皮的涼風正過境
你這枝葉茂密的大樹
生長很多年
你需要一縷清風
真正的涼爽心情
看，有風在傾聽
看，田野裏有一隻蜻蜓
遠處正在遷徙的是候鳥
還有風？
哦，不
不是涼風過境
噢，你在低頭之後
默許
哦，是涼風正過境

（作者為香港青年詩人，曾獲《山花》社徵文比賽優秀獎、大學文學獎、釣魚城杯大學生華語創意寫作大賽優秀獎等。）

是最好的旅伴。

跨越世代與界別的香港情懷

在資訊如此氾濫的今天，我們更需要珍惜這些由個體故事構成的集體記憶。每一篇訪談都是一扇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那些在歷史洪流中奮鬥的人們，理解他們的思想、情感與價值觀。這些故事的價值，不僅在於它們所記錄的事實，更在於它們所傳遞的智慧和啟示，幫助我們在未來的路上，更加清晰地辨識自我與時代的關係。這些人值得被訪談，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的生命悟得很透。

也因為他們活動得夠深，訪問者將他們的故事中去蕪存菁，雖然會將人與人的關係平面化，而且故事都有一個 Happy Ending。這大概是編者想帶出的信息：天助自助者。岑偉宗可以大膽請報館索取舞台劇

的傳媒票、眼睛不好的岑智明能一步步為香港氣象服務做到更大貢獻。這些故事不僅是個人的歷程，更是社會往上流動的典型。在回顧舊時香港的情感與價值觀時，我們也在反思當前的變遷。如今的香港或許面臨着更多的挑戰，但珍貴的連結與人情味，依然提醒着我們，如何在這個快速變化的香港，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與意義。

不論科學家、各式專業科技範疇還是演藝人，作者所訪問的都是富有人文精神的立體。文章憎命達，總有跌宕時。感謝馮珍今女士精選這十二位跨世代、跨界別的受訪者，這些人經歷過的不同時代的香港，也代表了不同時期的人對香港的情懷。知人而論世，從大人物中見小事，《字旅憶相逢》整理了這些資深者的回憶，方便我們品味他們對香港的想法。

（作者為文化工作者。）

◎

在東江釣魚（外二首）

在東江釣魚
 更多的是釣月色
 釣跳躍在水面的銀光
 東江本身是一條大魚
 密密麻麻地閃爍的
 就是片片魚鱗
 垂釣者是一尊石頭
 風吹不動雨打也不動
 但他不是姜子牙
 他的魚鈎帶着倒刺
 他懷揣明白

本期詩輯呈現東莞的多彩風貌：徐漢洲的〈在東江釣魚〉以東江水色描繪嶺南水城的靈動，遠禾的〈不得不寫的午後〉將街景昇華為城市民謠，肖隆東的〈秋的選擇〉透過秋色變遷探索生命哲思，胡見宇的〈故鄉是樹頂上最後一隻柿子〉以童年往事勾勒鄉土圖景，李志鵬的〈石頭比鐵硬〉在時空交錯中展現歲月留痕，古漢新的〈候鳥〉則藉徙徙意象探討城鄉流動，而黃岡的〈世界神農〉（節選）則以崇敬之情歌頌袁隆平院士的科研精神。

——編者

莞邑詩歌專輯

徐漢洲

徐漢洲 遠禾 肖隆東
 胡見宇 李志鵬 古漢新
 黃岡

日復一日
 陪着高大的古榕樹
 陪着步履匆匆的江水
 他聚精會神地
 釣着自己

綠色之城

在天上俯瞰，東一塊西一塊
 這些綠色方陣，互相牽連
 滋養着奔波的城市
 穿行其中，撲面而來的蒼翠
 不止在銀瓶山，不止在大嶺山
 還有水濂山、黃旗山，森林疊嶂
 觀音山靜謐慈祥
 東江像一尾無聲無息的鰻魚
 一路蜿蜒，乾淨明亮
 現在的山水，回到了應有的本色
 藍天碧洗，空氣中充滿人間煙火味
 三江六岸，自成章法
 福城已經回來
 哪怕「打颱風」的季節
 莞邑水鄉，依舊高枕無憂
 樂享葱蘢

高埗

三江六岸水資源豐富
 問不出年齡的老榕樹隨處可見
 下江城古村落依然熱鬧
 睡眠惺忪的人咬着牙刷看看天色
 疑問昨晚有沒有颱風過境
 鳥兒採摘一些早熟龍眼砸中行人



小吃店飄來腸粉的鮮香
年過半百的人沉浸在烏龍歲月
邊讀報邊給茶壺注入滾水
老廠房進駐了新機器轟鳴聲悅耳
這裏人敬重一座橋如自己的脊樑
過去一座閉塞小半島
如今洋溢起文化氣息
茶酒、陶瓷、眼鏡，博物館比肩
讓人心生厚重
流連於鎮街的工業文明
操着湘鄂贛口音的人
想家的焦慮趨向平靜

不得不寫的午後

剝開果核，房子在唱歌
那是城市民謠
不，那是原創作品
是古典的橋在理想主義的大地上搖擺
這些都是新鮮的想法
沒有經過辯論和定義
還只是原始的一條街
對面的空曠，留下人類真實而粗獷的腳印
有人在彈奏一支野曲（大意是無名氏從昨夜的海
上歸來）
陌生化帶走了一些的秘密
虛構的槍支
留在了遠古戰場
午後微風，如雪白的身體
從我們目光中
噴薄而出

遠 禾

秋的選擇（外一首）

肖隆東

我用文字，辛勤耕耘着
生長的田地
垂首虔誠的向大地致敬
秋風告訴藍天白雲
這裏的每一寸土地都深藏着傳奇的故事
最先一片墜落的楓葉
喚醒了風
攜一縷淺淺的秋，輕輕的
在空中舞
未留下一絲枯榮的痕跡
但大地早已察覺

草木一秋，他總覺得
這是詩人歌者的悲號，其實
誰不是帶着一個美麗的傷口
來到這人世間？劇本
早已寫好，只等你上演
人生沒有地圖供你選
我在艱難險阻中跋涉遠方
不畏歷經時代賦予的坎坷
無懼渡盡命運洗練的劫數
只願風雨兼程地向前
或許在某節點某秋色會讓我頓悟
成功與懷孕一樣，把答案交給時間

葉子

讚美葉子的綠與紅黃
還是要先歌頌陽光
它的不知疲倦的身體
依舊時不時覆蓋門窗，深切探望

它紙張一樣蒼白的影子
不辭辛勞，宣揚蒼穹的思想
窗外的白楊那麼雀躍
你的每一片葉子都在伴奏伴唱

你的百葉織成窗簾，關閉又打開
也拒絕不了人世間的囂張

一天即便夭折一片葉子

一天的，你便改變模樣

譬如，窗邊一隻枯坐的螞蟻

也不忍看到烏雲張狂

他瑟縮地低了低頭

沒看到陽光下葉子的日子

不知自己為何如此心慌

故鄉是樹頂上最後一隻柿子（外一首） 胡見宇

夕陽醉了

跌落在鵝卵石鋪就的小巷

光影，炊煙，光屁股玩耍的小夥伴

與雞鴨鵝的叫聲嘈雜出一幅圍屋人間煙火圖

這幅圖深藏在我的記憶裏

我還記住了房前屋後的桃李李果

以及偷吃挨打的得意時光

此刻，腳步再次觸及生命裏抹不去的痕跡

內心獨白：

當年門檻上睡着流出的鼻涕還在不在

秋風搖曳，圍屋成了歷史的回聲

故人，故事，故鄉

成為樹頂上最後一隻柿子

不是每一片樹葉都會在秋天隕落

紅色是這塊土地的基調

儘管在這個秋天滿山的臍橙很耀眼

儘管東江源頭三百山吐綠海一樣的寬廣

我們依然體會到那片堅強的紅在跳動

楓葉在這個季節最懂什麼叫深情

她或排列在路旁，或點綴在山間

好似戰旗獵獵，又似彩旗飄揚

葉坪老橡樹胸掛着炮彈訴說蘇區的紅

柿子用滿樹的果實甜笑當年的風雲

沙洲壩，井水早已不是簡單的水

稻香裏一片感恩的黃在唱讚歌

在於都，老渡口挺立在秋陽下

默默地清點那些一去不回的英魂

凝重中帶着驕傲與自豪

在贛南，是紅色孕育出永恆的信念

孕育出東江的第一滴水

記住這一滴水和她的經典告別詞

「不是每一片樹葉都在秋天隕落」

石頭比鐵硬（外一首）

彈簧

上下左右搖擺

石頭比鐵硬

你面向田野，山川，河流

仰望天空

月亮比星星亮

時間比路長

李志鵬



你腳下的事物
包括整個大地

你比彎曲的鐵硬
沉入海底而托起大海
站着比山峰高

一眼看見三十年

年初三好像成了當下的同學日
長一輩的也得跟上這個節奏
遠航的船呀，總有一次歸港
凝視着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時間是穿越夢想的天使
老師白髮豎起一個個當年的故事
我們的臉變成現代模樣
成功那個李雄偉高高舉杯的時候
飛鳥就滿天相遇了

誰和誰，誰跟誰，誰氣誰
阿牛仔是武俠小說中的韋小寶
阿藝、小芳、冰冰的臉又紅了一次
我們現在正想上去揍他一頓
春天的河流

百戰歸來還留有少年心
「阿五上一年走了」
班主任如數家珍，又突然欲言又止
高興，熱鬧，驚喜
驚慌，恐懼……
撲面而來
一眼看見三十年

候鳥（外一首）

農村的年輕人總是嚮往城市

在城裏住久了的老人總是想回農村
遷徙成了一代人的心病
冬去春來

大雁朝着季節的方向
為人類運送一些消息
哪裏有春天，大雁就在哪裏築巢
安家，生一大群後代

從農村到城市，我們遺忘了太多的東西
那棵樹還在那裏獨自生長
它未曾離開過厚土
草木相遇，生命找到歸宿
父親從口袋裏掏出一樣東西
他緩慢地蹲下來
從口袋裏拿出一張年代久遠的全家福
他用粗糙的老繭在照片上來回撫摸
像是在擦拭一樣值錢的寶貝

父母的養育之恩，走到哪裏
都是沉甸甸的
冬天帶不走的月色
等兒子回來縫補，我生命中
最不可缺少對生活的熱情

土地上的黎明

土地如秋天裏嘹亮的鐘聲
稻草腐爛，昆蟲在柔軟的泥巴上釋放自己
這是土地留給人类的獎章
父親對土地情有獨鍾
遍地狼煙的冬日，可以清晰地發現
一個憨厚的背影
他歸來時，鄉下的時光也歸於平靜
母親在村頭等候

古漢新

那場貴重的春雨

從山坳裏傳來的牛叫聲

時輕時重

父親緊握韁繩，生怕水牛

從自己的手上飛走

棍子像雨點一樣落在水牛的背上

長皺着眉頭

棍子再次落在春天的曠野裏

世界神農（節選）

之十四

不在田裏 就在家裏

不在田裏又不在家裏

就在去田裏的路上

田埂 您的人生之路

從五三年到生命最後

六四年 從未停過腳步

湘鄂皖豫的田埂 您走過

粵贛桂瓊的田埂 您走過

黔雲川疆的田埂 您走過

太陽底下 頭頂草帽

赤腳走在田埂上

察看水稻返青分蘗

聆聽水稻拔節的聲音

一隻褲腿捲起 一隻褲腿放下

像個農夫

馬來西亞菲律賓的田埂

越南泰國印度孟加拉國的田埂

亞非拉的田埂留下您的膠底鞋印

熱帶清亮的水田映照您清瘦面容

皮膚黝黑 顴骨高突

您是世界農夫

之十五

赤子的夢 綠色的夢 水稻的夢

一生去追尋

無論風雨 無論坎坷

緊緊拽住 從不放鬆

夢想飢餓的人都吃上飽飯

夢想每一棵水稻都鶴立雞群

夢想雜交水稻畝產上千

夢想超級水稻超過兩千

一次次實現夢想

一次次又把夢想放飛

東營台州的海水裏搖曳着蔥蘢的水稻

塔克拉瑪干的戈壁鹽鹼地

起伏着金色的稻浪

馬達加斯加的紙幣上

栽上了您的雜交水稻

廣袤的非洲平原看見了

您那「剛果布」的笑臉

夢見雜交水稻長得比高粱高

穗子比掃帚長

穀子比花生米大

夢見禾下乘涼 小憩

您是追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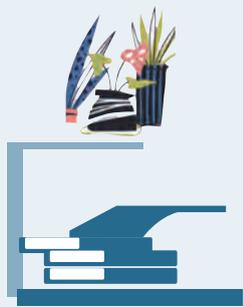
您是人類夢想家

（徐漢洲、遠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肖隆東、胡見宇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李志鵬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古漢新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黃岡東莞市作家協會會員。）

情

我最喜歡的伴手禮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在學校裏任教，每逢長假期後，不時會收到學生送來的各種伴手禮。不少是各地帶來的小食，例如糖果、巧克力、餅乾等等。近年來，收到許多各式各樣的冰箱貼，我心裏想，究竟家裏的冰箱門要有多大，才有空間可以貼上每年收到的冰箱貼呢？

收到伴手禮固然高興，高興並非出於免費得到禮物，而是學生雖然已經修畢課程，或者已經畢業離校，但還是會惦記着這位昔日曾經在課堂予以教導的人。孟子以行王道治天下為他矢志不渝的目標，但他也曾經提及君子有三樂，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能夠春風化雨，講學杏壇，桃李滿門，喜樂悠然而起，這之所以快樂之由！

孔子與學生共患難，師生之情，溢於言表。有一次，孔子跟顏淵大概是走失了，顏淵過了一段時間才重新歸

隊，孔子深深感嘆，乃言「吾以女為死矣」，情深的顏淵，說了他這一輩子最不能履行的承諾，那便是：「子在，回何敢死！」只要老師一天健在，我顏淵怎麼敢死。事實卻是，到了孔子七十一歲那年，顏淵便辭世，如此打擊，甚為巨大。

孔門師弟子之間的感情，十分深厚。眾所周知，孔子經歷了一段十四年周遊列國的艱苦歲月，這時候在他身邊的並非家人朋友，而是他的學生。諸如子路、顏淵、子貢、冉有等等，大抵皆與老師一起走過這段旅程。試想想，如果老師邀請你跟他遊學，時長十四年，有人會願意嗎？況且，這不是一般的遊學，其實是吃盡苦頭的訪尋聖王賢君而注定必然失敗的行程。想到這裏，我們便知道孔子的人格魅力勢不可擋！這是孔子的教育之樂！

其實，我最喜歡收到的伴手禮，是學生在旅途上仍然有對老師的惦念。我特別喜歡魯迅的作品，有一次，有一個學生到了位於上海的魯迅紀念館，給我寄來寫上心意問候的明信片。我也收過學生從世界各地寄來的明信片，明信片固然有着各地名勝、湖光山色的美麗風光，不過，我更重視的自必是背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可能，寫一篇短文並不能考驗中文系畢業生，筆走龍蛇大抵一兩分鐘已經可以將文字完成。然而，在電腦文書早已成為常態的今天，能夠收到一篇親筆書寫的文字，絕對是最為珍貴的禮物，也使我最能感受到人間的溫暖。

俯仰之間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吳俊賢老師



儼如一群井中蛙，蟄伏於悵惘的泥沼，互相攀爬，比拼誰能躍得更高、躍出井口後誰能跳得更遠，卻不知井外的世界，遠比井裏的複雜。

躍動是青蛙的天性，唯獨我不愛耍樂，從不合群，甚至把書本豎在兩張桌子之間，與鄰座楚河漢界。可是當我收到試卷，嘴角依然難以維持平穩的弧度。高分時會佯裝伸懶腰高舉試卷，低分時會偷偷在封面的右上方摺一個三角形。

老師站在講台，嘴巴吐出許多知識的蒼蠅，餵養身下飢餓的蛙。在學的我，每天都忙於抄寫，用凌亂的筆順磨平個性的稜角。我最討厭調位遊戲，熟絡的同窗轉眼便天各一方。調位後與新鄰座沒有交流，這種尷尬總是在其中一方的墨水耗盡了，膽怯地向對方借筆而結束。那時大家已是初中生，儘管不熟，但基本的人情世故還是懂得的。筆袋的拉鍊滑開，開啟了二人的話匣。此後，繽紛多色的熒光筆染亮許多節枯燥的課堂，即使偶有小

誤會，只要塗改帶輕輕輾過，光潔無瑕的白漆自會修補一切。

日光明媚，但刺眼。彷彿只是瞬間，從課室窗旁的白日夢醒轉過來，我已置身講台，如神像般肅穆佇立。鎖骨被領帶輕輕擠壓，麥克風的氣流聲在課室迴盪。壁報板有遇風的紙角向我招手，像要招引我重回悵惘的年月。但我不行，井口外的我需要時刻警惕。日光猛烈，俯視眾生時，我並不知道，自己的影子覆蓋着多少人。那時說過的哪一句話，或會對其中一隻小蛙構成一輩子的影響。

學生低頭默書，我巡視其中。相比分數，我其實更想知道，數年後你們是否能記起鄰座同學的名字？畢業以後，我們被放逐到遼闊的池塘，然後是更寬廣的海。十數年光景，大家各奔東西，躍得很遠很遠。最終只剩下社交媒體上，照片中的酒杯、機票和龍鳳手鐲，凡此種種物象用以構想你們的近況。

假如記憶是種物質，那段歲月應該是濃稠而黏膩的，像拉出漂亮圖案的麥芽糖，凝結後，甜美又脆弱得教人不敢輕易觸碰。它裏藏了自身的脆弱，在我們學會掩飾之前。

今天我即將目送畢業生離開，看他們掙脫井底的陰影，迎向陽光。他們越走越遠，麥芽糖越拉越長，薄薄的絲逐漸交織成一張甜膩的蜘蛛網，垂懸在各人心間。唯盼我們在不斷向上的跳躍間，偶然會被這張網罩住，然後陷入一種甜美的情懷。即使這口井已落在很遠的後



方，即使不再刻意聯繫，但仍嗅到指縫殘留的餘香。

這單你買嗎？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林嘉穎老師



每逢佳節，大家都會為送禮感到苦惱嗎？合用不易，合心更難。市面上的應節禮品，好像都在選項以外。好不容易選到了，又會糾結要不要配合節日氣氛包裝一番，增加一點儀式感。有人可能直呼：「這也太矯情吧！」可是，追求儀式感當真就是矯情嗎？是，也不是。因為這儀式感，正是送禮的一環，是雙方情感的投射與映照。一條絲帶、一束鮮花、一室燭光，這些外在儀式本身或許並沒有什麼實際用途，但當中所牽動的內在情感——快樂、滿足、安全感——恰恰是超越實用價值的情緒價值。

在物質豐富的今天，我們不再滿足於基本需要，轉而講究產品或服務中所蘊含的情緒價值：買來何用？無需用，看着高興便可！精明的商家，特別是服務性行業，

早已洞察箇中情理。他們強調消費過程中的情感體驗，巧妙驅動客戶情緒，從而誘發各種情緒消費。

從各大時尚品牌所推出的除了口紅難容他物的「小廢包」，到風靡各地的牙寶、Chikawa、Labubu，這些以呆萌醜萌為賣點的潮玩，便是明證。Chikawa 以其小巧可愛開創成獨特的 Chikawa 經濟模式；Labubu 更是瘋魔全球，一娃難求。它們未必實用，但那個萌點恰恰能觸動人們內心柔軟之處，令人會心微笑。每個人的萌點並不相同，對快樂與美學也有其獨特追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這種主動選擇取悅自己、營造舒適氛圍，以構築專屬情感空間的行為，正是一種向內求索的自我肯定。這些「看着高興」的產品，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對無用之用的肯定：不是所有價值都能用金錢和功能來衡量，人的情感需求、審美愉悅，本身就具備獨立且重要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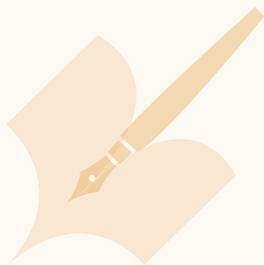
情緒價值的重要同樣體現在人際關係中。就如內地知名喜劇女演員金靖，其高情商的發言，以及在團隊互動中不斷輸出的正向能量，這些都讓她獲得極佳的觀眾緣。這也側面印證當下社會仍十分看重相處時能否獲得被肯定、被欣賞、有共鳴的感覺；而這份無形的情緒價值，正是提升人際親密度與信任的關鍵催化劑。

是矯情還是共情？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你願意為自己、為他人的情緒買單嗎？



情

風中花語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王飛翔



暮春午後，陽光透過療養院的窗，

在地面織出斑斕光影。長廊盡頭，頂樓

那扇半掩的房門透着淒涼。

李阿姨蜷縮在床角，緊抱着一件洗

得發白的藍色外衣。她的手指反覆撫摸

衣料，布紋已被磨得光滑。背脊彎得像弓，宛如被嚴霜打蔫的小草。還未站穩，她那枯瘦的手便抓住我的手腕：「兒子！你終於回來了！」眼中閃着異樣光彩，聲音哽咽難言。護工輕嘆，她丈夫在冬天離世，今年春天，兒子又在暴雨中出事。從此，見到與兒子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她便忍不住喚作「兒子」。

自此我常去探望。每次走進房間，輕喚一聲「媽」，她的眼角便漾起笑容，指着窗台花盆說：「最愛鬱金香了，兒

子說那花像我年輕時的羊角辮。」話音未落，梳理髮絲的手已無力垂下，眼眶泛紅。

深秋時節，我每周為她帶去含苞的鬱金香。那個雪晨，我懷揣鮮花匆匆上樓，卻被護工攔在門外：「凌晨走了，胃癌拖得太久……臨終前緊握枯花，不斷呼喚：『兒子，花還沒謝呢』。」

又一年的鬱金香盛開，我手捧新採的花束，靜立碑前。花瓣輕撫冰冷石碑，柔軟如初。「媽，您最愛的花。」陽光穿過花叢，在她照片上灑下溫暖，恰好落在笑彎的眼角。

或許這一次，她真的見到了苦苦等待的孩子。風中飄散鬱金香芬芳，輕柔撫過墓碑，慰藉我心中思念。那泛白的藍外套、那束乾枯的花、那朵永不凋謝的鬱金香，都在訴說一段跨越時空的牽掛。

春風拂過山腰，萬物蘇醒。暮春午後，陽光依舊溫暖，如同記憶中的美好時光。有些情感永不隨歲月淡去，化作春天的鬱金香，在記憶裏永遠綻放。

回聲

暨南大學 謝坤泓

響晴·午後·蟬鳴。金桂的香越過窗櫺，塗抹在那



行娟秀的字跡上。蟬鳴突然變得遙遠，安靜的教室只剩下粉筆與黑板摩擦的沙聲。

「你要去嗅每一朵花上的芬芳」，她輕敲黑板，笑着說道。暖陽為她的髮梢鍍上一層金色的光，給記憶籠上一層朦朧的紗。這是我轉專業到中文系學習的第二年，與左老師的第一次相見。

她總是要我們去感知世界的生動，那時我只顧低頭謄抄筆記，尚不明白應該如何珍惜花的芬芳。她曾勉勵我們「忍之須臾，然後與日月同光」，也曾與我們在課堂上自由地探討有關文學和人生的一切。在她全情投入的講述中，我沿着詩詞裏無聲浮動的疏影橫斜，望見了理想的明月。

時間和記憶恰如飛鴻落在雪地裏的爪印，輕盈、淺淡，轉瞬即逝。或許我再也無法回到大學的課堂聽左老師談論蘇軾、柳永、李清照，但是她的用心、耐心和關心所帶給我的東西會永遠陪伴着我，讓我成為一個溫柔而堅韌的人。

四季常青的廣州似乎有永不凋落的花，如今，我坐在暨南園的南湖邊，迎着秋風。秋風將花香送進我的心間。我聽見回聲，來自記憶深處那個稀鬆平常的午後——窗外是洶湧不息的綠意，和煦的陽光灑透蔽天的樹，溜進書縫淌成一道細碎的河。我隨手拍下，嗅到了草木的芬芳。

童年的氣味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宋之子



我湊近衣服仔細地嗅，老式洗衣液的味道席捲鼻腔。不對，還是不對，我沉默，我無助，我知道那個味道是——去不復返了。

外面是看不透的黑暗，冷光顯得狹小的洗手間越發明亮，喧囂的流水聲蓋過窗外冷風的呼嘯。我按照母親的字條，從倒水到揉搓再到漂洗，一步不敢疏忽。從水中輕提出來，透白的衣物便如「出水芙蓉」，我細微地聞，沉浸地品，彷彿在夢中尋找熟悉的身影，卻連一絲黑影也尋不着。去哪了？那曾經的味道，去哪了？我不知為何如此執著於它，只知道那陣香氣，在小時候母親洗滌後，時刻環抱住我。那溫暖濕潤的香氣，是我怎麼也忘不掉的。而現在，同樣的手法和步驟，卻怎麼也調製不出了，我呆望着陽台上微微飄蕩的衣物，截然不同的味道越發濃烈刺鼻。我明白，屬於母親獨特的味道，屬於我溫柔的童年，連同那過去的歲月，全都消失了，淡去了，只會存在於我記憶裏。我在昏暗的出租屋裏，悄無聲息地，失去了通往那段舊時光的唯一鑰匙，失去了我的童年。

這天，母親千里迢迢趕來看我，一進屋便匆匆漂洗我堆

得像山丘般高的衣物。回了家，我一下子便嗅到了那股我認定「一去不復返」的味道，便什麼也不顧地衝入洗手間。熟悉的味道侵襲腦海，濃烈得使人昏了頭，我卻想它再濃一點、再香一點。我貼近母親，靠在她的右肩膀，閉眼細細地聞那使我迷戀的味道，嘴角忍不住上揚，不覺漸漸露出牙齒，那屬於母親的、屬於歲月裏的味道，忽然無聲無息地回來了，正如我失去它時那般。而這把鑰匙，亦不是我一人找回的，而是母親與我一同尋回的。

出租屋裏暖光遍地，充斥着與母親嬉笑間的隻言片語。那把童年的鑰匙，去而復返，那溫暖的童年，永遠珍藏於心間。

情之互動與昇華二境界

英華書院 廖晉毅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建立，是一方施予，一方接受，還是投桃報李，抑或是既給予亦接受？筆者認為人之情感有三境界，正如一道河流，初時涇渭分明，繼而互相交融，終而難分彼此！

情之一境為「擁有」。施者如河川，受者如大海；縱河傾其所有，海亦獲無盡回報。猶如世界的父母養育孩童，



陽光無私照育春草，皆在此境。人因深刻感受「被愛」，方能在心底蓄積「愛人」的源泉，此為萬情之始；情之二境為「分享」。《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其核心非等值交換，而在情意相通。如童稚交換珍玩，物輕意重。昔有管鮑之交，深知互信；伯牙子期，以琴酬知音。分享使情感之河由單向奔流，化為雙向交融，在此投報往復間，學會「共情」；情之三境為「大同」。《禮》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至此，施受之界已然消融，個人之情昇華為與天地萬物同呼吸、共脈搏的浩蕩襟懷。此情如大海之浩瀚，蒸騰成雲，降落為滋養，周而不息，無私潤澤。令人憶記先賢范仲淹「先憂後樂」之懷，歐陽修「樂民之樂」之志。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是情之至極，仁之盡處。

情感之河，由此三境遞進，非截然三分，常交融互滲。由接納而學會溯源，因分享而拓寬河道，終至大同。是人間情也。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情」。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nmediator@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嶺南近代詩詞叢談》
黃坤堯 著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6月



《心度香港》
唐宇鵬 黃進榮 編
香港：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
2025年7月

中港

香港 翁明慧

近代嶺南詩家群像

《嶺南近代詩詞叢談》是一部聚焦近代粵港澳三地詩詞的文學史專著。黃坤堯教授卓識博聞，治學嚴謹，以美辭釋美文，透過細緻入微的解讀和考信求實的文獻整理，對嶺南詩詞文學及其與社會人事的關係作出多維度研究，力求「貼近世情，直擊本原」，深入探尋詩人的精神世界。全書以三編評析粵港澳優秀的代表詩人，兼論詞體及語體詩。展讀之際，近代嶺南詩詞的波瀾壯闊與盎然詩意撲面而來。

香港

香港 陳雨欣

心度慢行 重遊香江

香港是個被快節奏匆匆掠過的地方，「停下來觀察」近乎奢侈，但最動人的故事往往藏於深處。我們總在老店瀕臨結業時才蜂擁而至，打卡留念，卻鮮少在它們鮮活之際投以關注。《心度香港》正是要打破這種熟視無睹的態度。全書收錄八條香港文化遊路線，詳列景點、美食與參觀建議，並附地圖引領讀者暫離慣常路徑，在慢行中細味香港獨有的文化歷史，發掘那些看似熟悉卻「從未見過」的城市真容。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名家手跡

耀

明
好友

賜教

明報共事十餘年

耀明兩字不虛言

金庸

耀明好友 賜教

明報共事十餘年
耀明兩字不虛言

弟 金庸

金 庸

《明報月刊》創辦人、著名報人、作家
(潘耀明提供)

起來歌唱吧 我的天使

—詩、畫 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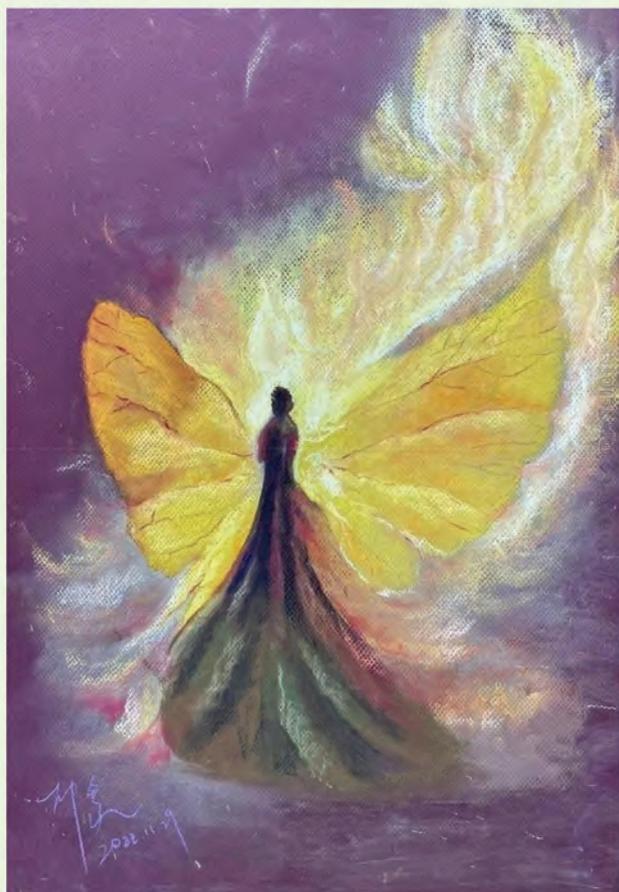
鼓動你潮濕的翎翼
飛翔吧
呵 那被夜霧打濕的
翅膀

讓我用口中溫暖的氣息
輕輕呵護
吹走 你的疲憊

呼喚初冬第一縷陽光
修剪
你的翎毛
融化胸臆中長年瘀積的
塊壘

舒展蓬鬆的翅膀
抖下灰塵
起來歌唱吧
我的天使

棲息
僅僅是爲了再一次的
飛翔



(印象原名楊夢茹，香港女作家協會副主席、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明月灣
區
總三十二期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